



電訊中斷

「有人說亞森・羅蘋也在船上。」

「哦，真的？」

「怎麼不是真的？聽說他用了假名，化了裝，混在頭等艙裡。」

「真可怕！」

這些話散播到正眺望著大海的女客間時，有人難掩驚嚇，有人故作鎮靜的偷看一下四周，便起身回艙房查看皮箱裡的金錢、寶石和首飾。

男客間也流傳著同樣的消息。不過他們不像女客那樣倉皇失措，他們有的暗中



亞森・羅蘋被捕



端詳乘客的面貌，有的窺探乘客的行動，想要辨識哪個是傳說中的那個人。

羅蘋是個男子，總不至於化裝成女性吧！這麼說來，我們中的某一個人就一定是羅蘋咯。那會是誰呢？坐在那張籐椅上，呆望著海面的高尚老紳士，說不定就是羅蘋吧！或者是，倚在那邊欄杆上，嘴裡叨著菸斗，一身巴黎打扮的年輕紳士呢？不，不，方才和我談起羅蘋混在頭等艙裡的那個紳士，可能才是羅蘋本人……

愈想愈疑神疑鬼，紳士們也開始焦急不安，彼此互相猜疑、忖測，都想揭穿對方的假面具。頭等艙之間，瀰漫著窒息的、令人不愉快的氣氛。

這艘普羅班斯號是從法國開往美國紐約的豪華大遊輪，現在正在大西洋上全速前進。離開法國港口時，萬里晴空、風平浪靜，預期這將是個快樂的遠航！所有乘客內心無不欣慰歡喜。但是，才事隔一日情形卻完全變了，焦灼不安的暗雲漸漸的布滿全船。

航海中的船隻猶如漂流在海上的大鐵籠，一旦內部發生危險或者控制不了的事件，既不能逃，又不能躲，根本無法置身事外，乘客也就等於被剝奪了自由。所以当大家一聽到怪盜羅蘋改裝混在旅客當中時，誰還沉得住氣呢！

這位震驚法國！不！轟動全世界的黑道魔王怪盜亞森·羅蘋，究竟以什麼身分搭乘了這艘大遊輪呢？會不會在遊輪上犯下大案呢？頭等艙乘客的焦躁與恐懼就更不在話下了。

「什麼？你說的是那個可怕的怪盜羅蘋嗎……」只聽到這句話就暈過去的婦人也大有人在，比較沉得住氣的，反而是一、二、三等艙的乘客。

「你說什麼？羅蘋也在船上？」

「一點也沒錯，頭等艙的乘客們為了這件事，已經坐立難安了。」

「我們有什麼好怕的？羅蘋又不會動我們的腦筋。」

「對啊，他是位紳士，又不會殺人，而且他只盜取那些貪得無厭的大富翁和作惡多端的大財閥，並且把那些到手的錢用匿名的方式捐贈給窮人、孤兒院和養老院。那些頭等艙裡的闊老闆可能需要害怕，我們儘管放心好了。」

「有道理。羅蘋一向是劫富濟貧，抑強扶弱，專與強暴為敵的硬漢，他雖然很異類，但也有他的長處。」

「他為什麼會搭乘這艘船呢？」

「可能是在美國發現了重要目標，要出一次差吧！不管怎麼樣，他的胃口絕不會小到要來打我們這種人的主意，大家不必緊張啦！」

這些搭乘二、三等艙的乘客都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，靜觀其變。頭等艙的乘客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因為他們都是身懷鉅款和攜帶昂貴珠寶的富有人家。

「不過，羅蘋不會在船上做案吧！」

「為什麼不會？他這人什麼事做不出來。」

女乘客們交頭接耳，愈談愈怕，便一個個轉身到男客聚集的下方走廊找庇護。

「請問旦德禮治先生，你怎麼曉得羅蘋在船上呢？」

說話的是位名叫尼麗的少女，她有一雙大大的藍眼睛，清秀得像一隻白鳥似的，年齡約十八、九歲。她由母親在巴黎撫養長大，這次要前往芝加哥的富豪父親身邊，和朋友迦蘭夫人住在同一間艙房裡。迦蘭夫人雖然年紀不輕，但風韻猶存，是巴黎遠近馳名的富婆。

「昨天下午，巴黎警局用無線電通知船長的。」

年輕紳士旦德禮治這樣回答。

這兩個年輕人從一上船起便成了朋友，經常形影不離的坐在甲板的籐椅上眺望大海、談天或看書。

「真有這回事？電報上怎麼說？」

「可惜電訊中途斷了。給船長的電報寫著『貴遊輪頭等艙乘客中，混有亞森·

羅蘋其人。金髮、右手腕有傷痕，無同伴，化裝，改名為R……』無線電到此就斷訊了。」

「奇怪，那是什麼緣故？」另一名女客插嘴問。

「因為偏巧在那時候一聲巨雷響起，擾亂了電波，無線電就此中斷了。所以只知道羅蘋化名的第一個字是R。」

旦德禮治開始說明，周圍的乘客頓時都鴉雀無聲了。

「船長唯恐驚擾了船客，不僅是報務員，對所有船員也一律禁止這消息外漏。

然後便開始慎重的查尋羅蘋的行蹤。但是並未查獲羅蘋，而電報的事，卻不知不覺的傳遍整個船上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就還沒抓到羅蘋吧？到紐約還得要五天，難不成我們就一直都要





這樣戰戰兢兢的呢？最好是早一點將他繩之以法……」

尼麗小姐深鎖著美麗的雙眉，不安的說。

❖ 誰是羅蘋

「話又說回來，羅蘋是個可怕的怪盜。就拿他的易容術來說，真可說是巧奪天工。年齡不論老幼、身分，不論貧富貴賤，不管是三教九流還是地痞流氓，只要一化裝，再有名的偵探也無法識破。」

「連大探長葛尼瑪也不行嗎？」一名紳士問道。

「那個葛尼瑪也不曉得被羅蘋愚弄過多少次了。他有時化裝成俄國的醫生；有時又變成西班牙的鬥牛士。前一天以古典歌手登臺表演，獲得滿場喝采；隔天又成了司機，到處駕車飛馳。要談他做案的地點，不論大富翁的府第或是侯爵的古堡，他都有辦法光臨。況且這傢伙膽大包天，有一次摸進了蕭曼男爵府第，由於沒有什麼貴重物品可偷，竟留了張名片，寫著：『這裡的家具、寶物全是假貨。只好等到真品擺出來後，再來光顧』。」

「那麼可怕的人混在船上，真令人不安！船長在做什麼呢？我們必須協助船長來揪出羅蘋。」其他的男士也都著急起來。

「但是，對一個易容術如此高明的強盜，要怎樣才能發現他的蹤跡呢……」尼麗小姐表示有困難。

「也不是絕對不可能，因為已知他在頭等艙裡，同時姓名中第一個字母是R。讓我查查看。」且德禮治從衣袋裡取出一份乘客名單。當時所有的客船都會在乘客上船首日的晚餐上，發給每人一份乘客名單，上面印著所有乘客的國籍、住址、姓名、職業和目的地。

「羅蘋是頭等艙的單身乘客，第一個字母是R，金髮……只曉得這些。但是，根據名單，頭一字是R的，一共有十三個人。」

且德禮治用鋼筆在名單上做著記號。「在這十三個人當中，各位可以看到，九位是夫人，攜有子女或是僕人。單身的只有四個人，第一位是拉普丹侯爵……」

「這位我認識他，是大使館的祕書。」

「那這位就沒有問題了。其次是羅遜少校……」

「他是我的伯父。」一名紳士說。

「哦，這也不可能。其次是黎寶太先生……」

「有，就是我。」

答話的是位鄉音濃重，滿臉黑鬚的義大利紳士。

尼麗小姐笑著說：「這位不是金髮呀！」

「那，只剩一個人了……應該是羅蘋了吧？」

「那是誰呢？」尼麗小姐的聲音有點兒顫抖了。

「是羅吉納。有誰認識羅吉納先生？」

沒有人回答。誰也不知道羅吉納是何許人。氣氛立即變得沉重起來。

這時有位紳士從甲板上走下來，正要經過走廊。尼麗小姐一眼看到他，就說：

「那位就是羅吉納先生……羅吉納先生，快過來，快！」

羅吉納滿臉笑容的走過來，問：「什麼事？尼麗小姐。」

他是個年輕、充滿陽光朝氣的紳士。大家看到他，不禁皺起眉頭——這人有著

滿頭道地的金髮。

羅吉納好像並未察覺眾人的驚訝，他和尼麗小姐親熱的點頭問候。看到這情形，且德禮治感覺有點不是滋味。因為他一踏上這艘遊輪，就對尼麗小姐有了好感；但是這位羅吉納紳士似乎也很想接近尼麗小姐，幾天來一直纏著尼麗小姐，極力想阻礙且德禮治和尼麗小姐親近。換句話說，且德禮治和羅吉納之間，因為尼麗小姐，已經悄悄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。

「羅吉納先生，大家懷疑你是羅蘋，說說你的想法吧！」尼麗為了掩飾內心的不安，勉強的擠出笑容。

「被懷疑又有什麼辦法呢！姓名的頭一個字是R，單身旅行，又是金髮。加上連你都不知道我是什麼人，也許我就是羅蘋吧！」

羅吉納說完後，大笑了起來。他的眼神閃著異樣的光芒，大家都愣了一下，但誰也判斷不出他說的是真話或假話。這個人真的是羅蘋嗎？當眾承認自己的身分，或許正是羅蘋的作風。大家都用警戒的眼光看著他。尼麗微微蹙著眉頭，看著羅吉納，好像在說：在這時候怎麼可以開玩笑？嘴裡問著：「但是，你的手腕上有傷痕嗎？」



「哦，那倒沒有。」他笑著，捲起袖子給大家看。

「沒有，沒有傷痕。」兩三個人嘟囔著說。

他不是羅蘋，太好了！有些女乘客這才算放下了心。且德禮治卻心頭一凜——他腕上的確沒有傷痕，但是他伸出的是左手呀！電報上說的是「右腕有傷痕」。且德禮治和尼麗交換了個眼色。

尼麗剛要開口，恰巧她的同伴迦蘭夫人驚慌失措的跑了進來。

大家覺得有異，都圍了過來關心的問：「迦蘭夫人，發生什麼事情了？」

她喘了幾口氣，好不容易才吐出幾個字：「寶石……我的寶石……還有鑽戒、珍珠……全……全部不見了……」說完便放聲大哭。「我只離開房間一會兒，寶石就被偷了。」迦蘭夫人擦著眼淚說。

打開迦蘭夫人客房面向走廊的門鎖，找到一個藏在帽盒底下的手提包，裡面裝著的項鍊和手鐲等物都被棄置在桌子上，最值錢的珍寶卻都不見了。

「並不是全數偷去，只選擇其中最昂貴，又容易收藏的寶石類，多麼沉著又有心機的人呀！這也是羅蘋的一貫作風。」

在場的人無不瞠目結舌。

「但是，他什麼時候進去呢？羅吉納在發生事情這段期間，是和我們在一起呀！這不是很好的不在場證明嗎？」

「不，他是後來才來的，他從甲板下來時，尼麗小姐才喊他過來的。」

羅吉納仍脫不了關係，當天晚上他就被船長召去。

「是他嗎？這人就是亞森·羅蘋嗎？」人們在耳語著。

想不到第二天羅吉納又和平常一樣，叨著菸斗在甲板上坦然自若的散步。

「據說，並沒找到羅吉納偷竊寶石的證據，況且他還持有是寶斗市大商人的兒子的證明。不僅如此，他的兩隻手腕上連破皮的擦傷都沒有。」

「不過，這都不足為憑。如果羅蘋輕易就能偽造幾張證明，那麼就算有傷痕他也會有辦法瞞混的。」

「是的，單身旅客、姓名頭一個字是R的金髮人，除了他還有誰？」

如此一來，人們都相信羅吉納就是羅蘋，寶石就是他偷的。大家都盡量躲避他，更不要說跟他談話了。尤其是迦蘭夫人，一見到他便臉色發白。他想跟尼麗搭



訕，尼麗也躲得遠遠的。這使羅吉納陷入極端的孤獨與不安，成天低垂著眼皮，氣憤的咬著嘴唇。

這天下午每個乘客都收到了一張鋼板印刷的啟示：

本人願出一萬法郎，懸賞揭發羅蘋，或發現持有偷竊的寶石的人。

羅吉納 啟

「哎呀，羅吉納不是羅蘋！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，或許他想用這種方法來蒙蔽眾人耳目。他不是羅蘋才怪！」

「不過，聽說他向船長保證，如果沒人協助他，他就要自己揪出羅蘋呢！」

「是說自己抓自己嗎？鬼才相信他的話！」

乘客們哄堂大笑。

但是，羅吉納開始尋查，還向船員問話。直到深更半夜仍可看見他到處巡視著的身影。船長也找遍了全船，但是怎麼找也找不到失竊的寶石。

👑令人難捉摸的羅蘋

「來，請朝海上看，不要動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尼麗像朵白色小花，笑盈盈的坐在甲板的籐椅上，把臉轉向海上。日德禮治手持著高級相機，輕輕的按了快門：「好，照好了。」

他一面捲膠片，一面過來坐在尼麗身旁的籐椅上。陽光很強，再經由海面的反射，讓他們都覺得很刺眼。

「遺失的寶石恐怕找不到了，多可憐哪！等於是迦蘭夫人第二生命的貴重寶石，就這樣被偷了。不過，也許有可能找到，船就這麼大，還能藏到哪裡去呢！」

「這也很難說。比如，把東西藏在照相機裡，有誰會注意到呢？即使是一個小的照相機，也夠把迦蘭夫人的所有寶石都裝進去吧！」

「不是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嗎？」

「只有一個人是例外的，就是亞森·羅蘋。」



「他一向不做留下痕跡的傻事。我認為船長和羅吉納像捉跳蚤似的，在船上到處亂找，等於白費工夫，太愚蠢了！」

旦德禮治冷笑著說。羅吉納遭受到這種困擾，他好像格外痛快；同時似乎也竊喜能如此和尼麗單獨談天。

「羅蘋究竟是怎樣的強盜呢？大家都稱他是怪盜紳士。既是竊盜又是紳士，不是很矛盾嗎？」

「才不矛盾。尼麗小姐，他的確夠稱得上紳士。」旦德禮治把他所知道有關羅蘋的事，全盤說給尼麗聽。

「真的嗎？那麼羅蘋雖然做事不循正常方式，卻是個好人喔！」

「對呀，尼麗小姐。」旦德禮治雖然只說出了短短幾個字，聲音裡卻含有深切的感動，因為尼麗的話讓他好歡喜。

「旦德禮治先生，發生了一件可笑的事呀！」一名頭等艙的乘客笑著走過來。

「船長的手錶昨晚被偷了。他大發脾氣，愈發懷疑起羅吉納了。」

「當然咯，船長一開始就對他起了疑心。後來呢？找到了嗎？」

「船長發瘋似的到處尋找，也沒找到。但是那隻手錶今天早晨又出現了。你說好不好笑。哈哈！」那紳士大笑著說：「你猜從什麼地方找到的？……是夾在副船長紮得整整齊齊的領帶套結間，簡直是變魔術！弄得船長和副船長兩人都啼笑皆非。哈哈！」

「哈哈！的確很像羅蘋的惡作劇。」旦德禮治也笑了起來。

「那傢伙就是這樣，風趣、惹人發笑是他的拿手好戲。他做案不是只注意偷盜，有時候還弄點意想不到的花招，用奇妙的手法讓人吃驚，讓自己得意。羅蘋這傢伙學問高深，精通各種技能，體力驚人，也是個日本柔道的段級高手，要逮捕他，難如登天，簡直像個外星人。」

「這人真有趣！雖然是強盜，我還真想見見哪！」

「是的，尼麗小姐，羅蘋一定是個愉快而喜愛運動的人，爽朗又積極。」

旦德禮治笑著說。

羅吉納不是羅蘋嗎？難道羅蘋另有其人？愈是這樣，愈是使人焦慮又好奇。

擅常化裝的羅蘋會不會化裝成女人呢？如果可能，那會是誰？是那個漂亮的女



人？還是這個老太太？有了這樣的猜測，大家又開始疑神疑鬼了。

某個晚上又發生了驚動全船的怪事。船上所有的乘客都已酣睡的深夜，值班船員巡邏時，聽到甲板暗處有人悶哼著，過去用手電筒一照，是個男人被灰布罩著頭，手腳也被反綁著。

值班船員趕緊替他鬆綁，扶起來一看，竟是羅吉納。他狼狽不堪的被送到船長室。他說：「我一心想抓羅蘋，今天晚上在甲板上到處尋找，冷不防被人從後面猛擊一下，便不省人事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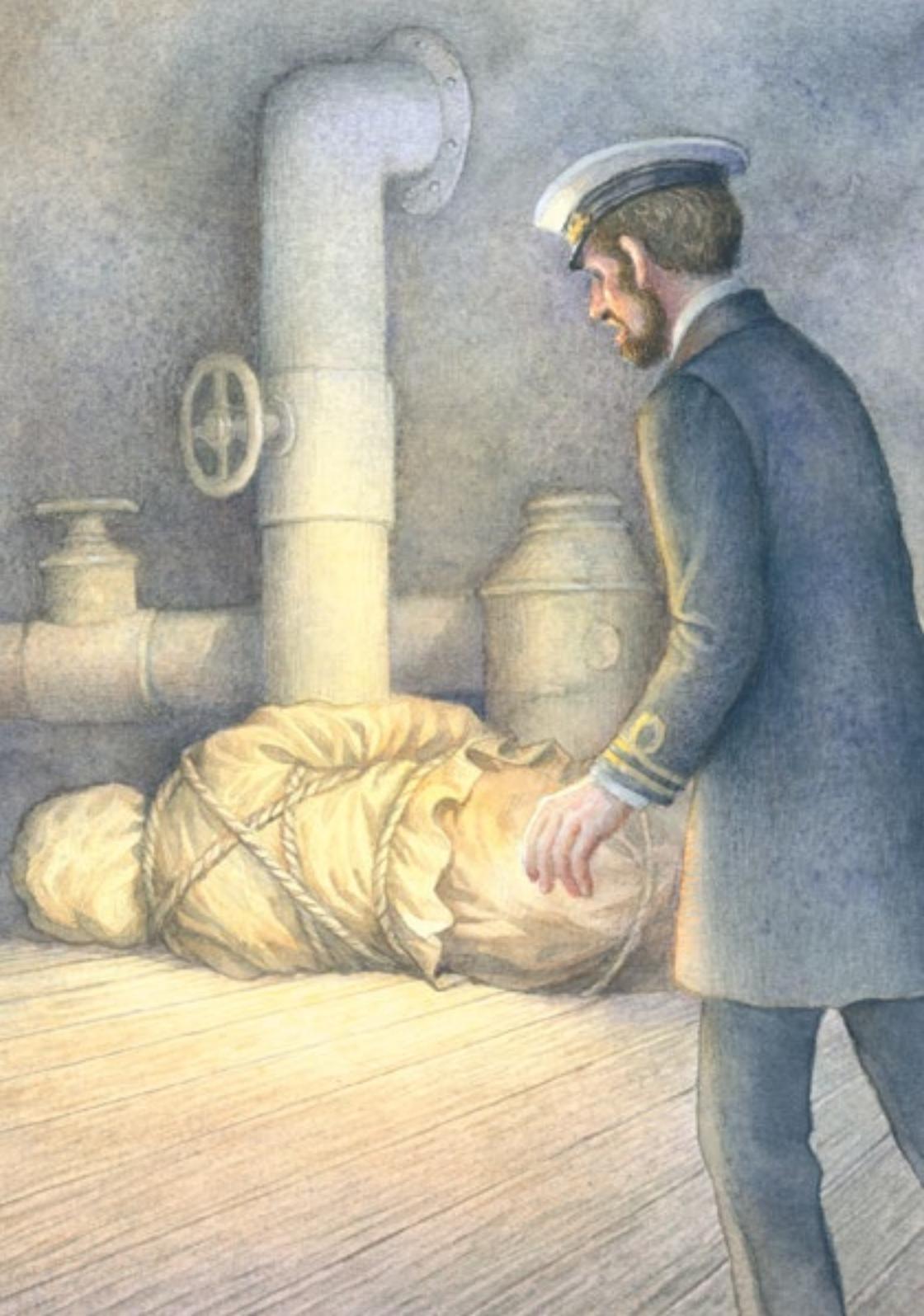
「這麼說，你連偷襲者的臉也沒有看見？噢……」船長低聲叫了一下，伸出手，拿下羅吉納衣服上掛著的一張小卡片。卡片上寫著：

領謝羅吉納懸賞金一萬法郎整

羅蘋鞠躬

羅吉納立即從懷中取出皮夾，清點裡面的鈔票，果然短少一萬法郎。

「可惡，是羅蘋幹的沒錯！」羅吉納跺腳大叫。



原本深信羅吉納就是羅蘋的船長，這下子也不得不重新評估了。卡片上的筆跡不像羅吉納的，反倒和舊報上看到的羅蘋筆跡完全相似，還有什麼好質疑的呢！

「羅吉納是有錢的少爺，不是羅蘋。」

「那麼，羅蘋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第二天清晨，乘客又開始耳語了。

「襲擊羅吉納，奪去一萬法郎的人，才是羅蘋。」

「沒錯，一定是他。皮夾裡有大把的鈔票，卻只取了一萬法郎，這種事只有羅蘋才幹得出來。」

「可能因為羅吉納願意懸賞一萬法郎，羅蘋才故意出來領取懸賞金，真是一個愛開玩笑的傢伙。」

「那就是羅蘋的一貫作風。他是個既淘氣又幽默的紳士，不是貪圖一萬法郎，而是要讓羅吉納和大家吃驚。」

「現在他可能正在暗笑呢！」

「真奇怪，竟沒有一個人說羅蘋的壞話，羅蘋的人緣也太好了吧！」

「但是，這人還是很可怕，誰知道什麼時候他又變出什麼花樣來。尤其是那些身懷昂貴金銀珠寶的貴夫人們，大概夜裡都不得安眠吧！」

「究竟誰才是羅蘋呢？傳聞的R字頭單身客，也許是錯誤的。」

所有的人都有些不自在。唉，怪盜羅蘋究竟化裝成什麼人呢？

他雖然偷盜了迦蘭夫人的珠寶，也奪走了羅吉納的懸賞金，但是像他這種大盜，豈會只做這兩件小案子就滿足？

他是不是正在計畫更大的、震驚世界的案子呢？說不定會把這艘豪華遊輪普羅班斯號船長和以下的人全部搜刮一空，然後遠走高飛吧！

總而言之，他是睥睨世界的大怪盜。

👑 探長葛尼瑪

「今天我們要說再見了。」尼麗依依不捨的用清澈的藍眼睛，看著日德禮治。

「我真有點捨不得。尼麗小姐，愉快的旅行就要結束了！」日德禮治也是離情依依。





兩個人在航海期中交往親密並且有了愛慕之情，這時正倚偎在甲板的欄杆上傾訴惜別。普羅班斯號輕快的滑行在銀光閃耀的海面上，紐約的摩天大樓已經在望，遠望猶如一片石筍森林。

每個人都忙著準備上岸，一車車的皮箱和行李被推上了甲板。

「就要分手了！」尼麗又重複著這句話，藍色的眸子閃著亮光。

「我們一定還會再見的，讓我們快樂的等待吧！」且德禮治的聲音充滿情感。

巨輪終於靠岸，梯子也架妥了。上岸之前，一群海關檢疫人員和腳夫先上船來。人群中出現一名老先生，且德禮治看到了，驚訝的小聲叫了出來。

尼麗困惑的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船梯出口處有一位老先生吧！」

「你是說手拿黑傘，身穿舊衣服的那個老頭子嗎？」

「對了，那就是葛尼瑪。」

「什麼？葛尼瑪！」

「他是巴黎警局最出名的探長，曾發誓要親手逮捕亞森·羅蘋。這人非常頑固

又堅毅。一旦被他鎖定，幾乎沒人逃得掉。他就算化裝成老人，我還是認得出來。

為了某件案子，聽說他上個月就到了紐約，真沒想到他會到這裡來。」

「那……一定是知道羅蘋在船上才來的吧？」

「有可能，也許已經接到法國通知，特意前來逮捕。」

葛尼瑪半倚著雨傘，有時望著海上，有時張著嘴裝傻，但是眼睛毫不放鬆的注視著從船梯下來的每一名乘客。他背後站著一個普羅班斯號的高級船員，不時和他耳語。

「毫無疑問的，葛尼瑪是來找羅蘋的。」且德禮治低聲自言自語著。

「葛尼瑪是在注意R字頭的乘客。你看，拉普丹侯爵要通過了，他很注意吧？噢，這次是羅遜少校……哎呀，他也通過了。可見這兩個人都不是羅蘋。」

這兩個人要下船的時候，那名高級船員又向葛尼瑪耳語，但葛尼瑪只看一眼，便不再理會。

「這次輪到義大利黎寶太了……又放行了。唔，這次是羅吉納……」

羅吉納接近梯口，葛尼瑪蓄勢以待，看上去，兩個人似乎都有些緊張。



「沒錯，羅吉納就是羅蘋。」尼麗緊張的叫著。

「好像真的在懷疑他。噢，對啦，我想給葛尼瑪和羅吉納拍張照片。尼麗小姐，請你用我的照相機幫忙拍一下，因為我的兩隻手都提著東西。」

尼麗取下掛在旦德禮治脖子上的照相機。

「啊，太可惜了，來不及了。」旦德禮治惋惜的說。

羅吉納已經走過葛尼瑪面前，揚長而去。

「這次又放行了，那麼，哪個才是羅蘋呢？」旦德禮治表示懷疑。

「真的，到底是誰？」尼麗說著，回頭看了一下，甲板上只剩下二十幾個人。

「我們也下去吧！」旦德禮治兩手提著行李接近樓梯口，尼麗拿著照相機跟在後面。

「你，等一下……」葛尼瑪說著，眼神突然一亮，本來顯得老弱的他，突然間振奮起來，彎駝的背也挺直了。

「是喊我嗎？」旦德禮治停下來。

「正是。你就是亞森·羅蘋。」葛尼瑪聲色俱厲的說。

旦德禮治笑了起來：「開玩笑，我是旦德禮治呀。」

「哼！旦德禮治早在三年前就死在馬其頓了。」

「胡說，既然死了，我怎麼會站在這裡？這是我的身分證。」

「那證件的確是旦德禮治先生的。至於你是如何取得的，警察局也調查得清清楚楚。」

「豈有此理！你頭腦有問題吧？羅蘋是用R字頭的化名乘船的。」

「那是你搞出來的手法。R字開頭、單身乘客、金髮等等，都是用來蒙騙警察。不過只有一件事，你無法欺騙，就是這個。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葛尼瑪用傘「啪」的敲在旦德禮治的右手腕上。

「啊！」旦德禮治大叫起來，因為他右手腕上的舊傷還未復原。

旦德禮治好像認輸的微微一笑，回頭看看了尼麗；只見她的臉色霎時蒼白。

「原來你是羅蘋！我從內心喜愛的、如此出眾的紳士，竟是羅蘋！」

尼麗幾乎要昏過去，含著淚水的眼睛直望著他。羅蘋的內心也充滿歉意、悲傷和寂寞，他也用歉疚的眼神回望她。



在自己心愛的人面前被捕，是一件多麼難堪的事！羅蘋無言的看著尼麗，然後把視線停在尼麗提著的照相機上。

尼麗看到這種情形，當即若有所悟。「這照相機裡一定藏著盜來的珠寶。記得日德禮治這麼說過……」想到這裡，尼麗提著照相機的手顫抖起來，心中卻聯想到：「只要它不被警方拿到，羅蘋也許會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……」

她提著照相機走下船梯。

羅蘋一直目送著她。只見尼麗走到船梯中間時，好像有點暈眩的模樣，先用一隻手扶著額角，搖搖晃晃，竟讓照相機落入海中，然後急忙抓住欄杆，一步一步緩慢的走下去。

「謝謝，尼麗……」羅蘋在心中喊著。

尼麗的背影終於消失在岸邊的人群中。

羅蘋感謝尼麗的袒護，卻不願依靠女子來逃避自己的罪行。他坦然伸出雙手。

「葛尼瑪，你贏了，把我銬起來吧！」

「不需要，只要你自動承認，我相信你就不會再逃避。何況你想逃的話，手銬

對你也沒作用。我不願讓我的好對手當眾受辱。一起走好了。」

「哈哈，葛尼瑪，你真是個行家，這麼一來，反倒等於給我戴上了無形的手銬，我逃都逃不掉了。你能看穿我是羅蘋，的確不簡單，真佩服你的眼力。這次讓你立個大功。只是我有個條件：到達巴黎監獄之前，我絕不亂動，之後可就說不定了。也許在監獄裡暫時休養一下，我就告辭了。」

「到時再說吧！」

葛尼瑪面無表情，羅蘋依然爽朗的笑著，和葛尼瑪並肩走下船梯。